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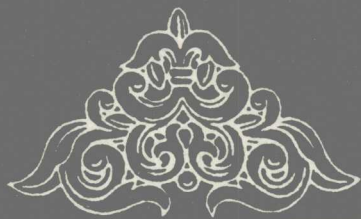
# 古龙

● 中国藏学出版社 ●



## 全本楚留香传奇





全本楚留香传奇



全本楚留香传奇

(五)

# 桃花传奇

古 龙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 内容提要

武林中有一个神秘家族，无人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他们信奉一种邪教，被选中的女子为圣女，必须为家族和宗教献身，不能再有凡有生活。除非有人作替身。张洁洁被选中，其母是护法之一，她不愿女儿终生寂寞孤独，于是看中了楚留香，楚因此而交了桃花运。但也因此而屡遭杀劫。真情、假爱，柔情、罗网，这一切使楚留香深陷情网不可自拔。这是一部以侦破与侠情为主的小说。别具一格。

## 目 录

第一章	万福万寿园 .....	(1)
第二章	勾魂玉手 .....	(34)
第三章	一线曙光 .....	(52)
第四章	好梦难成 .....	(74)
第五章	花非花 雾非雾 .....	(110)
第六章	断魂夜断肠人 .....	(123)
第七章	九曲桥上 .....	(134)
第八章	月下水 水中月 .....	(149)
第九章	玉人何处 .....	(170)
第十章	神秘老妪 .....	(175)
第十一章	山在虚无缥缈中 .....	(187)
第十二章	奇迹 .....	(204)
第十三章	有情终成眷属 .....	(214)
第十四章	来过、活过、爱过 .....	(231)

## 第一章 万福万寿园

楚留香喜欢女人。

女人都喜欢楚留香。

所以有楚留香的地方，就不会没有女人。

别人问他，对女人究竟有什么秘诀，他总是笑笑。——他只能笑笑，因为，他自己也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他常在些莫名其妙的情  
况下，认得一些很妙的女人。

他认得沈珊姑的时候，沈珊姑刚从房上跳下来，手里拿着一把快刀，要杀他。认得秋雨素的时候，秋雨素正准备自杀。

他在没有水的沙漠认得石观音，却是在水底下认得阴姬的。

他认得宫南燕时，宫南燕正坐在他的椅子上，喝他的酒，认得石素云时，石素云正躺在别人的怀抱里。

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认得东三娘，在死尸旁认得花真真。

他认得琵琶公主时，琵琶公主正在洗澡，认得金灵芝时，正在洗澡的却是他自己。

有时他自己想想这些事，自己都觉得好笑。

但无论怎样说，最可笑，最莫名其妙的，还要算是认得艾青那一次。

他能够认得艾青，只因为艾青放了个屁。

有很多人认为只有男人才放屁，这也许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女人放屁。

其实女人当然也放屁的。

女人的生理构造和男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有屁要放时，并不一定能忍住，因为有些屁来时就像血衣人的快剑，来时无影无踪，令

人防不胜防。

但世上有很多事都不公平，男人随便在什么地方，随便放多少屁，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女人若在大庭广众之下放了个屁，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了。传说以前曾经有个女人，只因在大庭广众间放了个屁，回去就自己找了根绳子上吊了的。

这种事虽不常有，但你却不能不信。

春天。

万福万寿园。

万福万寿园里的春天也许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春天都美得多，因为别的地方就算也有如此广大的庭园，也没有这么多五彩缤纷的花，就算有这么多花，也没有这么多人，就算有这么多的人，也绝没有如此多彩多姿。

尤其是在三月初七这一天。

这天是金太夫人的八旬大寿。

金太夫人也许可以说是世上最有福气的一位老太太了。

别人就算能活到她这样的年纪，也没有这样的荣华富贵，就算有这样的荣华富贵，也没有她这样多子多孙，就算有这么多子多孙也不会像她这样，所有的子孙都能出人头地。

最重要的是，金太夫人不但有福气，而且还懂得怎样去享福。金太夫人一共有十个儿子，九个女儿，八个女婿，三十九个孙儿孙女，再加上二十八个外孙。

她的儿子和女婿有的是总镖头，确的是总捕头，有的是帮主，有的是掌门人，可是没有一个不是江湖中的顶尖高手。

其中只有一个弃武修文，已是金马玉堂，位居极品。还有一个出身军伍，正是当朝军功最盛的威武将军。

她有九个女儿，却只有八个女婿，只因其中有一个女儿已削发为尼，投入了峨嵋门下，承继了峨嵋“吉恩大师”的衣钵。

她的孙女和外孙也大都成名立身。

她最小的一个孙女儿，就是金灵芝。

金灵芝是同时认得楚留香和胡铁花的——他们正在澡堂里洗澡，她突然闯了过去。

无论谁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个很奇特，很刺激的开始，但他们认得后共同经历的事，却更奇特刺激。

他们曾经躺在棺材里在大海上漂流，也曾在暗无天日的地狱中等死，他们遇到过用渔网在大海中捞起的美人鱼，也遇到过终生不见光明的蝙蝠人。

总之他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伙计，所以他们成了好朋友。

胡铁花和金灵芝的交情更特别不同。

金老夫人的八旬大寿，他们当然不能不来，何况胡铁花的鼻子，早已嗅到万福万寿园窖藏了二十年的好酒了。

金灵芝坚决不要他们送礼，只要他们答应一件事：“不喝醉不准走。”

楚留香也要她答应一件事：“不能在别人面前说出他们的名字。”

胡铁花很守信。

他已醉过三次，还没有走。

他们初三就来了，现在是初七，来的客人更多，认得楚留香真面目的人却几乎连一个也没有。

金灵芝也很守信。

她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透露楚留香的身份。

所以楚留香还可以舒舒服服的到处逛逛，他简直已逛得有点头晕，这地方实在太太大，人实在太多。

初七这天正午，所有的人都要到大庭去向金老太太拜寿，然后吃寿面。

万福万寿园庭再大，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客人只好分成三批，每一批还是有很多人。

楚留香是第三批。

他本来是跟胡铁花一起从后园走出来的，走到一半，胡铁花忽



然不见了。

人这么多，要找也没法子找。

楚留香只有一个人去，他走进大庭时，人仿佛已少了一些，有的人已开始吃寿面，有些女孩子从两根筷子间偷偷的瞟他。

楚留香就算不是楚留香本人，也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

他只低下头，眼观鼻，鼻观心，规规矩矩的走到前面去拜寿。

他并不是这么规矩的人，但金太夫人正在笑咪咪地看着他——金灵芝在祖母面前是从来不敢说谎的。

金太夫人既然知道他是谁，在这么样一位老太太面前，楚留香也只有尽力，作出规规矩矩的样子来。

他实在被这位老太太看得头皮有点发炸。金太夫人在看着他的时候，就像在看着未来的孙女婿似的。

楚留香只希望她别要弄错人了。他硬着头皮走了过去，仿佛觉得有个人走在他旁边，而且是个女人，一阵阵香气，直往他鼻子钻。

他真想回头看看。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噗——”的一声。

除了楚留香外，至少还有七八十个人也听到了这“噗——”的一声。

第一、因为在金太夫人面前，大家都不敢放肆所以寿堂里人虽多，却并不太吵。

第二、这声音特别响。

只要放过屁的人都能听得出这是放屁的声响。

每个人都放过屁。

这个屁除了特别响一点之外，也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地方。

只不过它实在不该在这时候放，不该在这地方放，更不该就在楚留香身边放。

楚留香眼睛忍不住往旁边瞟了瞟，站在他身旁的果然是个女人。

这女人不但很香，而且很美，很年轻。

楚留香暗中叹了口气，因为这时已有七八十双眼睛向他这边

看了过来，眼睛里带着点惊异，带着点好奇，也带着点讥笑之意。

楚留香当然知道这屁不是他放的，但若不是他放的，就是这又香、又美、又年轻的女孩子放的。

一个君子怎么能让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承当放屁的罪名。

尤其当这女孩子正可怜兮兮的瞧着他，向他求助的时候，就算不是君子，也会挺身而出的。

楚留香虽然没有当众说出“屁是我放的”这句话，但他脸上的确已作出放过屁的表情，而且每个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那女孩子看着他时，却好像正在看着一个从千军万马，刀山火海中，冒着九死一生，将她救出来的英雄似的。

只要能被女孩子这么瞧过一眼，这一点点牺牲又算什么呢？

为了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楚留香以前也不知做过多少次比这次更牺牲惨重功事。

为了救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你就算要楚留香独力去对付三只老虎，两只狮子，他也有勇气去。

他对付过的人甚至比狮子老虎还可怕十倍。

但他却实在没有勇气再坐下来吃寿面了，现在至少有四五十双眼睛还在看着他，其中至少有二十双是女孩子的眼睛。

用最快的速度拜完了寿，他就溜了出去。

院子里也有很多人，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有说有笑。

这些人大大都是武林中的知名人士，其中也有几个是楚留香认得的。

他们却不认得楚留香，当然也不知道刚才的事，但楚留香却总觉得有点心虚，在大庭广众间放屁，毕竟不是件很光荣的事。

所以只要别人一看他，他就想溜。

他从前面的院子溜到花园，又从花园溜到后花园。

他忽然发觉后面一直有人在盯着他。

他走到哪里，那人就跟到哪里，他停下来，这人也停下。

他虽没有看见这人，却已感觉到。

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在暗中盯住楚留香，而能不让他发觉的。

楚留香故意做出一点也没有发觉的样子，施施然走过小桥。

小桥在荷塘上，荷塘旁有座假山。

他走到假山后，假山后总算没有人了，但这人居然还敢跟过来。

脚步很轻，不懂得轻功的人，脚步声总不会这么轻。

楚留香忽然回过头，就看到了她。

她穿着件淡青色的春衫，袖子窄窄的，式样时新，上面都绣着宝蓝色的花，配着修长可及地的宝蓝色百摺裙。

楚留香对她第一眼印象是：“这女孩子很懂得穿衣服，很懂得配颜色。”

她袅袅婷婷地站在假山旁，低着头，咬着嘴唇，一双纤纤玉手，正在轻轻拢着鬓边被春风吹乱了的头发。

楚留香对她第二个印象是：“这女孩子的牙齿和手都很好看。”

她脸上带着红晕，色如朝霞，一双黑白分明的翦水双瞳，正在偷偷的瞟着楚留香。

楚留香对她第三个印象是：“这女孩全身上下都好看。”

其实他并不是第一次看到她。

她就是刚才在寿堂里站在他旁边的那女孩子。只不过楚留香刚才并没有看清楚她。

在那么多人面前，他实在不好意思看。

现在他可以看了。

能仔细欣赏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孩子，实在是种很大的享受。

那女孩子的脸更红了，突然一笑，嫣然道：“我叫艾青。”

她第一句话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楚留香倒也没有想到，但他却惊得，女孩子若肯在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前说出自己的名字，至少就表示她对这男人并不讨厌。

艾青低着头，道：“刚才若不是你，我……我简直非死不可。”

楚留香笑笑。

只不过为了个屁，就要去死，这种书实在不能理解。

他只能笑笑。

艾青又道：“救命之恩，我虽不敢言谢，但却不知该怎样报答你才好。”她越说越严重了。

楚留香只有笑道：“那只不过是件小事，怎么能谈上救命之恩。”

艾青道：“在你说来虽是小事，在我说来却是天大的事，你若不让我报答你，我……我……”

她忽然抬起头，脸上露出很坚决的表情，道：“我就只好死在你面前。”

楚留香怔住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她会将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

艾青好像还怕他不相信，又补充着道：“我虽然是个女人，但也知道一个人若想在江湖中站住脚，做事就得要恩怨分明，我不喜欢人家欠我的情，也从不欠人家的，你若不让我报答你，就是看不起我，一个人若被人家看下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本来好像很不会说话，很温柔，很害羞，但这番话却说得又响又脆，几乎有点像光棍的口气了。

楚留香苦笑道：“你想怎样报答我呢？”

艾青郑重地道：“随便你要我怎样报答你，我都答应。”

她脸上又起了阵红晕，但眼睛却直视着楚留香，说话的声音中更带着种说不出的诱惑。

大多数男人听了这种话，看到这种表情，都一定会认为这女孩子在勾引他本，因为男人多多少少都免不了有点自作多情。

不明白她这意思的男人，若不是聪明得可怕，就是笨得要命。

楚留香也不知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手摸着鼻子，忽然道：“你若上定要报答我，就给我五百两银子吧。”

艾青好像吓了一跳，道：“你要什么？”

楚留香道：“五百两银子，没有五百两，减为一半也好。”

艾青瞪大了眼睛，道：“你不要别的？”

楚留香叹道：“我是个穷人，什么都不缺，就只缺点银子，何况，一个人若想报答别人，除了给人银子外，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法子

呢！

艾青瞪着他，本来显得很惊讶，渐渐又变得很失望，嫣红的脸颊也渐渐变得有点发青，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想不到你这人竟是个呆子？”

楚留香眨眨眼，道：“我是不是要得太少了？是不是还可以多要些。”

艾青咬着嘴唇，道：“一个女人若想报答男人，其实还有种更好的法子，你难道不懂？”

楚留香摇头，道：“我不懂。”

艾青跺了跺脚，道：“好，我就给你五百两。”

楚留香展颜笑道：“多谢多谢。”

艾青道：“我现在没有带在身上，今天晚上三更，我送到这里来给你。”

说完了这句话，她扭头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瞪了楚留香一眼，恨恨道：“真是个呆子。”

楚留香望着她转过假山，终于忍不住笑了，而且仿佛越想越好笑。

除了他之外，居然还有别人在笑，笑声如银铃，好像是从假山里面传出来的。

楚留香倒真吃了一惊，他真没有想到这假山是空的，而且里面还躲着人。

一个人已从假山里探出头，还在笑个不停。

楚留香也跟别的男人一样，喜欢将女人分门别类，只不过他分类的方法跟别人多少有些不同。

他将女人分成两种。一种爱哭，一种爱笑。

爱笑的女人通常都会很美，笑得很好看，否则她也许就要选择哭了。

楚留香看过许多很会笑的女人，但他却不能不承认，现在从假山里探出头来的这女人，比大多数女人笑得好看得多。不但好看，而且好听。她的眼睛不大，笑的时候眯了起来，就好像一个弯弯的

新月。楚留香本来喜欢眼睛大的女孩子，但现在却又不得不承认眼睛小的女孩子也有迷人之处。

事实上，他简直从未看过这么迷人的眼睛。他简直看得有点痴了。

这女孩子吃吃笑道：“看来她说得一点也不错，原来你真是个大呆子。”

楚留香眨眨眼，道：“呆子也没什么不好，呆子至少不会偷听别人说话。”

这女孩子瞪眼道：“谁偷听你们说话，我早就在这里了，谁叫你们要到这里的。”

楚留香道：“你好好的躲在假山洞里干什么？”

这女孩子道：“我高兴。”

天大的道理也抵不上“高兴”两个字。楚留香知道自己又遇上个不讲理的女孩子了。

他常常提醒自己，绝不要去惹任何一个女人，更不要跟女人争辩。

你甚至可以打她，但绝不要跟她争辩。

楚留香摸摸鼻子，笑笑，准备开步走——我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

谁知这女孩子却忽然跳了出来，道：“喂，刚才那小姑娘好像是在勾引你，你知不知道？”

楚留香道：“不知道。”

这女孩子道：“她说的那些话，你难道真的一点也听不懂。”

楚留香道：“假的。”

这女孩子又笑了，道：“原来你并不是呆子。”

楚留香道：“我只不过不喜欢女人勾引我——我喜欢勾引女人。”

这女孩子瞟了他一眼，道：“那么，你为什么勾引我？”

楚留香终于也忍不住笑了，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勾引你。”

这女孩子又道：“那么，你至少应该先问问我的芳名。”

楚留香道：“请问芳名。”

这女孩子笑了笑：“我叫张洁洁，弓长张，清店的法。”

楚留香道：“张洁洁……”

张洁洁道：“噯，不敢当，怎么一见面就叫我张姐姐呢！真是乖孩子。”

她话未说完，已笑得弯下了腰。

楚留香简直有点要笑不出来了。

他虽然并不时常吃人的豆腐，但被女人吃豆腐，倒还真是生平第一次。

张洁洁不待楚留香回话，笑着又道：“小弟弟，你姐姐干什么呀？”

楚留香咽了口气，道：“原来你还是个小孩子，只有小孩子才喜欢占别人便宜。”

张洁洁眼波流动，道：“你看我像小孩子？”

她不像。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并不是眼睛。

楚留香干咳了两声，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目光从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移开。

张洁洁吃吃笑道：“你为什么不说话了呀？”

楚留香道：“我不说话的时候，你最好小心些。”

张洁洁道：“为什么？”

楚留香道：“因为我不动口的时候，就表示要动手了。”

他眼睛又瞪着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好像真有点像要动手的样子。

张洁洁不由自主伸手挡住，道：“你敢！”

楚留香呲牙裂嘴，道：“我不敢？”他的手已开始动。

张洁洁娇呼一声，掉头就跑，大叫道：“原来你不是傻子，是包狼。”

楚留香看着她转过假山，刚松了口气，谁知她突然又行了过来，瞪眼道：“小色狼，你听着，你既已勾引了我，若还敢跟那姓艾的小姑娘勾三搭四，小心我打破醋缸子。”

真动手的不是楚留香。而是她。她忽然抬起手，在楚留香头上重重的敲一下，又一滴烟走了。

楚留香一只手摸着头，一只手摸着鼻子，又好气又好笑。但也不知为了什么，心里倒真有点甜丝丝的。他并不是乡巴佬，但这样的女孩子，倒真还没有见过。

见过这种女孩子的人，只怕还没有几个。

突听有人笑道：“我听见有人在骂色狼，就知道是你，你果然在这里。”

楚留香用不着看就知道是胡铁花来了，所以他根本没有看，却叹了口气，喃喃道：“可惜，可惜啊！我真替你可惜。”

胡铁花怔了怔，道：“可惜什么？”

楚留香道：“可惜你痛失良机！”

胡铁花道：“痛失良机？”

楚留香道：“刚才这里姐姐妹妹一大堆，谁叫你溜走了的。”

胡铁花道：“这么样说来，好像我一走，你就交了桃花运。”

楚留香道：“好像是。”

胡铁花忽又咽了口气，道：“我别的不佩服你，只佩服你吹牛的本事……当然，你还有……放屁的本事。”他大笑，接着道：“听说你刚才放了个全世界最响的屁。”

楚留香悠然道：“响屁人人会放，只不过各有巧妙不同而已。”

胡铁花道：“什么巧妙。”

楚留香道：“你若知道我那一屁放出来了什么来，你每天至少要放十个。”

胡铁花道：“除了臭气，你还能放得出来什么？”

楚留香淡淡道：“我知道你不信，但等到明天早上，你就会相信了。”

胡铁花忽然正色道：“不能等。”

楚留香道：“为什么？”

胡铁花道：“因为我们这就要走了，而且是非走不可。”

楚留香道：“谁非走不可？”



胡铁花道：“我们——我们的意思就是你和我。”

楚留香道：“我们为什么要走？”

胡铁花道：“因为再不走立刻就要有麻烦上身。”

楚留香道：“你是说，有人要找我们的麻烦？”

胡铁花道：“没有别人，只有一个人。”

楚留香道：“谁？”

胡铁花叹了口气，道：“金灵芝。”

楚留香笑了，道：“她要找也是找你的麻烦，绝不会找到我头上来。”

胡铁花瞪眼道：“你难道不是我朋友？”

楚留香笑道：“她要找你什么麻烦？难道是想嫁给你。”

胡铁花立刻变得愁眉苦脸，吁了一口气，叹道：“一点也不错。”

楚留香道：“那么你岂非正好娶了她，你本来不是喜欢她的吗？”

胡铁花皱着眉道：“本来的确是，但现在……”

楚留香道：“现在她已喜欢你，所以你不喜欢她了，是不是？”

胡铁花忽然一拍巴掌，道：“我本来一直想不通为了什么，被你一说，倒真提醒了我。”

楚留香叹道：“这本就是你的老毛病，你这毛病要到什么时候才改得了？”

胡铁花怔了半晌，苦笑道：“就算我还喜欢她，可是你想想，我怎么受得了她那些姑姑婶婶，叔叔伯伯？不说别的，就说磕头吧。”

楚留香道：“磕头？”

胡铁花道：“我若娶了金灵芝，岂非也变成了他们的晚辈，逢年过节，是不是要跟他们磕头，就算每一个人只磕一个头，我也要变成磕头虫了。”

他拼命搔头，道：“别的都能做，磕头虫是万万做不得的。”

楚留香忍不住笑道：“你反正总找得出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胡铁花又瞪起了眼睛，道：“我只问你，你是走不走？”

楚留香道：“我不走行不行？”